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二十六

宋陳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宋紀八

起元嘉二十八年  
盡元嘉二十九年

太祖文皇帝下之上

元嘉二十八年

魏拓跋珪太平  
真君十二年

春正月丙戌朔以寇逼不朝會

魏主燕大會羣臣於瓜步山上班爵行賞有差魏人緣江舉火太

子左衛率尹宏言於上曰六夷如此必走

北兵欲退慮南兵之追  
截故舉火以示威自晉

氏失取劉石以來  
始有六夷之名

丁亥魏掠居民焚廬舍而去胡誕世之反也

江夏王義恭等奏彭城王義康數有怨言搖動民聽故不逞之族

因以生心

不逞之族謂廢放之家不得逞志於時者也

請徙義康廣州上將徙義康先

遣使語之義康曰人生會死吾豈愛生必爲亂階雖遠何益請死

於此恥復屢遷竟未及往魏師至瓜步人情怵懼上慮不逞之人

復奉義康爲亂太子劭及武陵王駿尙書左僕射何尙之屢啟宜

早爲之所上乃遣中書舍人嚴龍齋藥賜義康死義康不可服曰

佛教不許自殺願隨宜處分使者以被擒殺之江夏王義恭以

碣磈不可守召王元謨還厯城魏人追擊敗之遂取碣磈入始悔

不聽沈慶之之言後帝亦謂慶之曰河上處分皆合事宜惟恨不

棄碣磈耳卿在左右久偏解我意正復違詔濟事亦無嫌也初上

聞魏師漸逼命廣陵太守劉懷之逆燒城府船乘盡帥其民渡江

山陽太守蕭僧珍悉斂其民入城臺送糧仗詣盱眙及淝臺者以

路不通皆阻山陽舊珍乃蓄陂水令滿須魏人至決以灌之魏人  
過山陽不敢留因攻盱眙魏主魏主就臧質求酒質封洩便與之魏  
主怒築長圍一夕而合運東山土石以填塹作浮橋於君山絕水  
陸道魏主遣質書曰吾今所遣關兵盡非我國人城東北是丁零  
與胡南是氏羌設使丁零死正可滅常山趙郡賊丁零自翟真叛  
慕容皆投常山  
趙郡界阻山胡死滅并州賊自後漢納南匈奴分居并州界其地  
而居故云然胡死滅并州賊率皆雜處胡漢西河離石以西則皆  
胡胡據氏羌死滅關中賊自苻氏據關中其種類蕃滋  
之為寇雖其國已滅而其種實繁卿若殺之  
無所不利質復書曰省示具悉姦懷爾自恃四足屢犯邊疆王元  
謨退於東梁坦散於西爾知其所以然邪爾獨不聞童謠之言乎  
蓋卯年未至故以二軍開飲江之路耳冥期使然非復人事寡人  
受命相滅期之白登師行未遠爾自送死豈容復令爾生全贊有

桑乾哉

白登山桑乾川皆在平城左右賈言本期直指白登師行至淮而逢魏兵要當勦滅不容令魏主生歸饗有桑乾之

地爾有幸得爲亂兵所殺不幸則生相鎖縛載以一驢直送都市

耳我本不圖全若天地無靈力屈於爾齏之粉之

細切薑蒜謂之齏磨碎米麥謂

粉之屠之裂之猶未足以謝本朝爾智識及眾力豈能勝苻堅邪頃

年展爾陸梁者是爾未飲江太歲未卯年故耳今春雨已降兵方

四集爾但安意攻城勿遽走糧食乏者可見語當出廩相貽得所

送劔刃欲令我揮之爾身邪魏主大怒作鐵牀於其上施鐵鎖

鐵鎖

也雖

曰破城得質當坐之此上質又與魏眾誓曰爾語虜中諸士

庶佛狸所與書相待如此

以魏主書言其兵關死正滅國中賊也

爾等正朔之民何

爲自取糜滅天丈夫豈可不知轉禍爲福邪并寫檄格以與之云

斬佛狸首封萬戶侯賜布絹各萬匹

臺格宋臺所立賞格也

魏人以鉤車鉤

城樓城內繫以羈縻

補註：羈弓弩端絛所居也。級大索數百人叫。

呼引之車不能退。既夜，縋桶懸卒出，截其鉤獲之。

桶：桶木。爲之。

明旦又

以衝車攻城。城土堅密，每至

句：絕謂衝車至著城身也。

頽落不過數升。魏人乃

肉薄登城，分番相代。墜而復升，莫有退者。殺傷萬計，尸與城平。凡

攻之三旬，不拔。會魏軍中多疾疫，或告以建康遣水軍自海入淮。

水軍自建康下江自江出海轉料角則入淮。

又敕彭城斷其歸路。二月丙辰，劉魏主燒

攻具退走。盱眙人欲追之，沈璞曰：「今兵不多，雖可固守，不可出戰。」

但整舟楫，示若欲北渡者，以速其走計，不須實行也。臧質以璞城

主使之上，露板璞固辭歸功於質。上聞益嘉之。璞童孺時，神意閑

寤，有異於眾。十許歲，智度便有大成之姿，及長，好學不倦，練習萬

事，經耳過目，人不能欺。質少好鷹犬，善捕博，意錢之戲，長六尺七

寸出而露口禿頂拳髮以輕薄無檢爲帝所嫌年出三十始涉獵  
文史便敏有氣幹好言兵帝知其可大任故令救彭城而質果能  
摧挫勁虜爲江淮保障名重一時魏師過彭城江夏王義恭震  
懼不敢擊或告虜驅南口萬餘夕應宿安王陂去城數十里今追  
之可悉得諸將皆請行義恭禁不許明日驛使至上敕義恭悉力  
急追魏師已遠義恭乃遣鎮軍司馬檀和之向蕭城魏人先已聞  
之盡殺所驅者而去程天祚天祚爲魏所禽見上卷二十六年魏人凡破南  
兗徐兗豫青冀六州殺傷不可勝計丁壯者卽加斬截嬰兒貫於  
梁上盤舞以爲戲所過郡縣赤地無餘春燕歸巢於林木魏之士  
馬死傷亦過半國人皆尤之上每命將出師常授以成律交戰日  
時亦待中詔是以將帥趑趄莫敢自決趑趄不進也又江南白丁輕易

進退此其所以敗也自是邑里蕭條元嘉之政衰矣癸酉詔賑恤

郡縣民遭寇者蠲其稅調甲戌降太尉義恭為驃騎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戊寅魏主濟河辛巳降鎮軍將軍武陵王駿為北中郎將

壬午上如瓜步是日解嚴初魏中書學生盧度世元之子也坐

崔浩事亡命匿高陽鄭熊家高陽縣前漢屬涿郡後漢屬河間國晉分屬高陽郡吏囚熊子

掠治之熊戒其子曰君子殺身成仁雖死不可言其子奉父命吏

以火熬其體終不言而死及魏主薨臨江上遣殿中將軍黃延年

使於魏自晉以來有殿中將軍殿上將軍當是宋所置魏主問曰盧度世亡命已應至彼

延年曰都下不聞有度世也魏主乃赦度世及其族逃亡籍沒者

度世自出魏主以為中書侍郎考異曰宋柳元景傳元景從弟尤世先雷鄉里素庸以為折衝將

軍河北太守封西陵男光世姊夫為司徒崔浩虜之相也元嘉二十七年虜主拓跋焘南寇汝穎浩密有異圖光世要河北義士與

浩應接謀泄被誅河東大姓坐連謀夷滅者甚眾光世  
南奔得兒太祖以爲振武將軍與魏事不同今從魏書

弟娶鄭顯妹以報德 三月乙酉帝還宮 己亥魏主還平城

飲至告廟

左傳凡公行告於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又曰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杜預注曰

飲於廟以數軍實

以降民五萬餘家分置近畿初魏主過彭城遣

人語城中曰食盡且去須麥熟更來及期江夏王義恭議欲芟麥

翦苗移民堡聚鎮軍錄事參軍王孝孫曰虜不能復來既自可保

如其更至此議亦不可立百姓閉在內城飢饉日久方春之月野

採自資一入係聚餓死立至民知必死何可制邪虜若必來芟麥

無晚四坐默然莫之敢對長史張暢曰孝孫之議實有可奪鎮軍

典籤董元嗣侍武陵王駿之側進曰王錄事議不可奪別駕王子

夏曰此論誠然暢斂板白駿曰

板手板條佐於府公之前斂板白事崇敬也

下官欲命

孝孫彈子夏駿曰王別駕有何事耶暢曰芟麥移民可謂大議一

方安危事係於此子夏親爲州端州別駕居翠巖之右故爲州端曾無同異及聞

元嗣之言則權笑酬答阿意左右何以事君子夏元嗣皆大慙義

恭之議遂寢 初魯宗之奔魏其子軌爲魏荊州刺史襄陽公鎮

長社常思南歸以昔殺劉康祖父虔之及徐湛之父遷之事見義熙十一年

故不敢來軌卒子爽襲父官爵爽少有武幹與弟秀皆有寵於

魏主靈既而兄弟各有罪魏主詰責之爽中使酒多過失秀以校檢郡人謀反事因病還

遲延爲魏主所詰責爽秀懼誅從魏主自瓜步還至湖陸請曰奴與南有仇

每兵來常恐禍及墳墓爽祖父皆葬長社乞共迎喪還葬平城魏主許之

爽至長社殺魏戍兵數百人帥部曲及願從者千餘家奔汝南夏

四月爽遣秀詣壽陽奉書於前平王鑠以請降上聞之大喜以爽

為司州刺史鎮義陽

沈約曰司州刺史漢之司隸校尉也晉江左以來淪沒戎寇雖永和太元王化暨及及太

和穆安還復湮陷武帝北平關洛河南底定置司州刺史治虎牢

領河南滎陽宏農襄武三郡少帝景平初司州復沒元嘉末僞立

治汝南是後遂治義陽領

義陽隨陽安陸南汝南郡秀為潁川太守

考異曰宋略云義陽太守今從宋書餘弟

姪竝授官爵賞賜甚厚魏人毀其墳墓徐湛之以為廟算遠圖特

所獎納不敢苟申私怨乞屏居田里不許 乙卯彗星見於昴是

月都下疾疫使巡視給醫藥 青州民司馬順則自稱晉室近屬

聚眾號齊王立梁鄒成主崔勳之詣州五月乙酉順則乘虛襲梁

鄒城

梁鄒鄒縣屬齊郡齊省宋置梁鄒成為平原太守治所水經註濟水自魯縣東過梁鄒縣北又東北過臨濟縣南參而

考之其地蓋在唐又有沙門自稱司馬百年亦聚眾號安定王以

應之 壬寅魏大赦 己巳以江夏王義恭領南兗州刺史徙鎮

盱眙增督十二州諸軍事 戊申以尚書左僕射何尚之為尚書

令太子詹事徐湛之爲僕射護軍將軍尚之以湛之國戚

湛之帝之甥會

稱公主之子

任遇隆重每事推之凡諸辭訴一不料省湛之亦以職官

記及令文尚書令敷奏出內事無不總令缺則僕射總任又以事歸尚之互相推諉詔湛之與尚之並受辭訴尚之雖爲令而朝事悉歸湛之

王子彗星見太微中對帝座

六月壬戌魏改元正

平 魏主靈命太子少傅游雅中書侍郎胡方回等更定律令多

所增損凡三百九十一條

魏太子晃監國頗信任左右又營園

田收其利高允諫曰天地無私故能覆載王者無私故能容養今

殿下國之儲貳四海屬心言行舉動萬方所則而營立私田蓄養

鷄犬乃至酤販市廛與民爭利

廛市中空地一日居也說文曰廛一畝半一家之居也孔穎達曰市

廛而不稅者廛謂公家邸舍使商人停物於中直稅其所舍之處不稅其在市所賣之物市內空地曰廛城內空地曰肆按職師云

以廩里任國中之地鄭註廩里邑居里矣廩民居之區域也司農云廩市中空地未有肆城中空地未有宅者也遂人授民田夫一廩田百畝詩胡取禾三百廩今傳曰一夫之居曰廩謂一夫之田百畝也楊子云有田一廩謂百畝之居與詩傳同夫田之廩與市廩之廩其義不同各有攸常也謗聲流布不可追掩夫天下者殿下之天下富有

四海何求而不獲乃與販夫販婦競此尺寸之利乎昔虢之將亡

神賜之士田漢靈帝私立府藏

事見五十七卷光和元年

皆有顛覆之禍前鑒

若此甚可畏也夫為人君者必審於擇人武王愛周召齊舉所以

王天下殷紂愛飛廉惡來所以喪其國

飛廉多力惡來善走父子俱以才力事紂惡來善毀

讒諂故以

此益疏 靡觀古今存亡之際莫不由之今東宮備父不少頃來

侍御左右者恐非在朝之選願殿下斥去佞邪親近忠良所在田

園分給貧下販賣之物以時收散

收謂收散其物散謂放與貧民

如此則休聲日

至謗議可除矣不聽太子為政精察而中常侍宗愛性險惡多不

法太子惡之給事中仇尼道盛侍郎任平城

仇尼復姓出於徒河

有寵於太

子頗用事皆與愛不協愛恐爲道盛等所糾遂構告其罪魏主

怒斬道盛等於都街東宮官屬多坐死魏主怒甚戊辰太子以憂

卒

考史曰宋索虜傳云燕至汝南瓜步晃私遣取諸營占段甚眾

燕歸聞知大加搜檢晃懼謀殺燕燕乃詐死使其近習召晃迎

喪於道晃之單以鐵籠縛殺之蕭子顯齊書亦云晃謀殺佛狸見

殺宋略曰燕既南侵晃注於內謀欲殺燕燕知之歸而詐死召晃

迎喪晃至執之單以鐵籠捶之三百曳於叢棘以殺焉又索虜傳

云晃弟秦王烏奔旰與晃對掌國事晃疾之訴其貪暴燕鞭之二

百遺鐵袍罕此皆江南傳聞之誤今從後魏書王申葬金陵諡曰景穆魏主徐知太子無

罪甚悔之時高允久不進見魏主思而召之允升階即便歔悲

不能止魏主亦流涕命允使出左右莫知其故相謂曰高允無何

悲泣令至尊哀傷魏主聞之召而謂曰汝不知高允悲乎左右曰

臣等見允無言而泣陛下爲之悲傷是以竊言耳魏主曰崔浩誅

時允亦應死東宮苦諫是以得免今無東宮允見朕因悲耳 秋

七月丁亥魏主靈如陰山 青冀二州刺史蕭斌遣振武將軍劉

武之平原主簿劉懷珍等擊司馬順則司馬百年皆斬之癸亥梁

鄒平既而懷珍因事入覲帝召問破賊事狀懷珍讓功不可當親

人怪問焉懷珍曰昔國子尼恥陳河間之級吾豈能論邦域之捷

哉時人稱之

梁鄒縣爲平原治所而懷珍即平原人故曰邦域

蕭斌王元謨皆坐退敗

免官上問沈慶之曰斌欲斬元謨而卿止之何也對曰諸將奔退

莫不懼罪自歸而死將至逃散故止之 寔月虎入郭內爲災

九月癸巳魏主靈還平城冬十月庚申復如陰山 上遣使至魏

魏遣殿中將軍耶法祐來修好 己巳魏上黨靖王長孫道生卒

十二月丁丑魏主靈還平城封景穆太子之子潛爲高陽王既

而以皇孫世嫡不當爲藩王乃止時嶺生四年聰達過人魏主愛之常置左右徙秦王翰爲東平王燕王譚爲臨淮王楚王建爲廣陽王吳王余爲南安王 帝使沈慶之徙彭城流民數千家於瓜步征北參軍程天祚徙江西流民數千家於姑孰 帝以吏部郎王僧綽爲侍中僧綽墨首之子也幼有大成之度眾皆以國器許之好學有思理練悉朝典尙帝女東陽公主在吏部諸悉人物舉拔咸得其分及爲侍中年二十九沈深有局度不以才能高人帝頗以後事爲念以其年少欲大相付託朝政大小皆與參焉帝之始親政也委任王華王曇首殷景仁謝宏微劉湛次則范曄沈演之庾炳之最後江湛徐湛之何瑀之及僧綽凡十二人

何瑀之爲  
當作何尚  
唐和鎮焉  
耆有燕安

之補廷宋書無何瑀  
之其爲尙之無疑

唐和入朝於魏魏主禮之

元嘉二十八年二十九年

西域之功  
故厚禮之

元嘉二十九年魏拓跋珪春正月魏所得宋民五千餘家在中

山者謀叛州軍討誅之州軍定州之軍也冀州刺史張掖王沮渠萬年坐

與叛者通謀賜死魏主還追悼景穆太子不已中常侍宗愛懼

誅二月甲寅弑魏主尙書左僕射蘭延侍中和正辭提等秘不發

喪正音正以皇孫濬冲幼欲立長君徵東王王翰置之秘室提以

濬嫡皇孫不可廢議久不決宗愛知之自以得罪於景穆太子而

素惡東王王翰善南安王余乃密迎余自中宮便門入禁中矯稱

赫連皇后令召延等延等以愛素賤不以爲疑皆隨入愛先使宦

者三十人持兵伏於禁中延等入以次收縛斬之殺東王王翰於

永巷而立余大赦改元承平尊皇后爲皇太后以愛爲大司馬大

將軍太師都督中外諸軍事領中秘書封焉翊王 庚子立皇子  
休仁爲建安王 三月辛卯魏葬太武皇帝於金陵廟號世祖

上聞魏世祖殂更謀北伐魯爽等復勸之上訪於羣臣太子中庶  
子何偃以爲淮泗數州瘡痍未復不宜輕動上不從偃尙之子  
也夏五月丙申詔曰虐虜窮凶著於自昔未勞重斧已伏天誅拯

溺蕩穢今其會也可符驍騎司空二府

時江夏王義恭降號驍騎將軍鎮盱眙南譙王義宣

鎮江陵進位司空

各部分所統東西應接歸義建續者隨勞酬獎於是遣

撫軍將軍蕭思話督冀州刺史張永等向碭碭魯爽魯秀程天祚

將荊州甲士四萬出許洛雍州刺史臧質帥所領趣潼關

考異曰素萌徐

爰張永傳竝云王元謨亦北伐元謨傳中不曾行蓋脫誤魏紀載  
六月劉義隆將圍卽之寇濟州梁坦及魯安生軍于京索龍萌薛  
安都寇恆農都不言蕭思話等而未紀亦無此數人者至七月云  
韓元興討之和之退梁坦安生亦走不言思話之歸宋略有臧質

遺御元景淵蒲野元景傳亦有之今從宋書宋略今按考異所謂索虜徐爰張永傳亦宋書也

永裕之子也沈慶

之固諫北伐上以其異議不使行青州刺史劉興祖上言以為河

南阻飢野無所掠脫諸城固守非旬月可拔稽留大眾轉輸方勞

應機乘勢事存急速今偽帥始死兼逼暑時國內猜擾不暇遠赴

愚謂宜長驅中山據其關要

自中山至代有馬關飛狐關

冀州以北民人尙豐

兼麥已向熟因資為易糧義之徒必應響赴若中州震動黃河以

南自當消潰臣請發青冀七千兵遣將領之直入其心腹若前驅

克勝張永及河南眾軍宜一時濟河使聲實兼舉竝建司牧撫柔

初附西拒太行北塞軍都因事指揮隨宜加授

加授謂仕於建官者加其官未有

官而能聚眾以應宋

畏威欣寵人百其懷

言其懷恩百倍於常時也若能成功

清臺可待

謂河南北肅清混

若不克捷不為大傷竝催促裝束伏

聽敕旨上意止存河南亦不從上又使員外散騎侍郎琅邪徐爰

隨軍向隔敕街中旨授諸將方略臨時宣示 尙書令何尙之以

老請致仕退居方山 方山在建康東北有方山埭戴維立 議者咸

謂尙之不能固志既而詔書敦諭者數四六月戊申尙之復起

視事御史中丞袁淑錄自古隱士有迹無名者爲真隱傳以嗤之

秋七月張永等至礪礪引兵圍之 考異曰宋略七月壬辰永帥

長歷此月丁丑朔四日庚辰六日壬午十六日壬辰 壬辰徙汝陰王渾

爲武昌王淮陽王琰爲湘東王 初潘淑妃生始興王浚 考異曰

傳云潘母卒使潘淑妃養之潘傳及宋文九王傳皆云潘實潘元

子南史亦云淑妃養爲子淑妃愛潘潘心不附今從潘本傳 元

皇后性妬以淑妃有寵於上恚恨而殂 袁皇后諡 淑妃專總內政

由是太子劭深惡淑妃及潘潘懼爲將來之禍乃曲意事劭劭更

與之善吳興巫嚴道育

嚴道育女巫也其夫為劫坐沒入奚官

自言能辟殺服食役

使鬼物因東陽公主婢王鸚鵡出入主家道育謂主曰神將有符

賜主主夜卧見流光若螢飛入書笥

箭竹器也

開視得二青

珠由是主與劭潛皆信惑之劭潛竝多過失數為上所詰責使道

育祈請欲令過不上聞道育曰我已為上天陳請必不泄露劭等

故事之號曰天師其後遂與道育鸚鵡及東陽主奴陳天與

天與

宋書南史俱作天與

黃門陳慶國其為巫蠱琢玉為上形像埋於含章殿前

劭補天與為隊主既而東陽主卒鸚鵡應出嫁劭潛恐語泄潛府

佐吳興沈懷遠素為潛所厚以鸚鵡嫁之為妾上聞天與領隊以

讓劭曰汝所用隊主副竝是奴邪劭懼以書告潛潛復書曰彼人

若所為不已正可促其餘命或是大慶之漸耳劭潛相與往來書

疏常謂上爲彼人或曰其人謂江夏王義恭爲佞人鸚鵡先與天

與私通既適懷遠恐事泄白劭使密殺之陳慶國懼曰巫蠱事惟

我與天與宣傳往來今天與死我其危哉乃具以其事白上上大

驚卽遣收鸚鵡封籍其家得劭潘書數百紙皆呪詛巫蠱之言又

得所埋玉人命有司窮治其事道育亡命捕之不獲先是潘自揚

州出鎮京口十八年潘爲揚州刺史出鎮京口史逸其事及廬陵王紹以疾解揚州意

謂己必復得之既而上用南譙王義宣潘殊不樂乃求鎮江陵上

許之潘入朝遣還京口爲行留處分至京口數日而巫蠱事發上

惋歎彌日謂潘淑妃曰太子圖富貴更是一理虎頭復如此潘小字虎頭

非復思慮所及汝母子豈可一日無我邪遣中使切責劭潘劭

潘惶懼無辭惟陳謝而已上雖怒甚猶未忍罪也諸軍攻礪礪

治三攻消張永等當東道濟南太守申坦等當西道揚武司馬崔訓當南道攻之累旬不拔八月辛亥夜魏人自地道潛出燒崔訓營及攻具癸丑夜又燒東園及攻具尋復毀崔訓攻消張永夜撤圍退軍不告諸將士卒驚擾魏人乘之死傷塗地蕭思話自往增兵力攻旬餘不拔是時青徐不稔軍食乏丁卯思話命諸軍皆退屯歷城斬崔訓繫張永申坦於獄魯爽至長社魏成主禿髮幡棄城走臧質頓兵近郊謂頓兵近郊也杜子春周禮計日五十里為近郊百里為遠郊不以時發獨遣冠軍司馬柳元景帥後軍行參軍辟安都等進據洪關注洛水自上洛縣東北於拒城之西北分為二水枝渠東北出為門水門水又北歷陽華之山又東北歷峽謂之洪關水水東有城即關亭也水西有堡謂之鴻關堡梁州刺史劉秀之遣司馬馬汪與左軍中兵參軍蕭道成將兵向長安道成承之之子也蕭道成始見於此魏冠軍將軍

封禮自涇津南渡赴宏農

水經注門水自鴻關東北流又北逕宏農縣故城東故城即故函谷關也其水

側城北流而注於河河水於此有涇津之名

九月司空高平公兒烏干屯潼關平南將

軍龔黎公拓跋遵屯河內

吐谷渾王慕利延卒樹洛干之子拾

寅立始居伏羅川

居伏羅川者未敢遠離白鵝之險也

遣使來請命亦請命於魏丁

亥以拾寅爲安西將軍西秦河沙三州刺史河南王魏以拾寅爲

鎮西大將軍沙州刺史西平王

庚寅魯爽與魏豫州刺史拓拔

僕蘭戰於大索破之

杜預曰成臯東有大索東有密曰京縣有大索亭小索亭大小索氏兄弟居之故有大

小之號括地志曰榮陽即大索城小索故城在穀陽縣北四里進攻虎牢間稿礮敗退與柳元景

皆引兵還蕭道成馬汪等聞魏救兵將至還趣仇池己丑詔解蕭

思話徐州更領冀州刺史鎮歷城上以諸將屢出無功不可專責

張永等賜思話詔曰虜旣乘利方向盛冬若脫敢送死兄弟父子

自共當之耳言諸將皆不可任也言及增憤可以示張永申坦又與江夏王

義恭誓曰早知諸將輩如此恨不以白刃驅之今者悔何所及義

恭尋奏免思話官從之魏南安隱王余自以違次而立厚賜羣

下欲以收眾心旬月之間府藏虛竭又好酣飲及聲樂畋獵不恤

政事宗愛為宰相錄三省魏蓋以尚書侍中秘書為三省總宿衛坐召公卿專

恣日甚余患之謀奪其權愛憤怒冬十月丙午朔余夜祭東廟魏

明元帝永興四年立太祖道武廟於白登山歲一祭具太牢無常

月又於白登山西太祖舊遊之處立昭成獻明太祖廟常以九月

十月之交帝親祭牲用馬牛愛使小黃門賈周等就弑余而祕之

余立獲二百惟羽林軍郎代人劉尼知之尼勸立皇孫潛愛驚曰

君大癡人皇孫若立豈忘正平時事乎尼曰若爾今當立誰愛曰

待還宮當擇諸王賢者立之尼恐愛為變密以狀告殿中尚書源

賀賀時與尼俱典兵宿衛乃與南部尙書陸麗謀曰宗愛旣立南  
安還復殺之今又不立皇孫將不利於社稷遂與麗定謀共立皇  
孫麗俟之子也戊申賀與尙書長孫渴侯嚴兵守衛宮禁使尼麗  
迎皇孫於苑中魏郡平城有鹿苑麗抱皇孫於馬上入平城賀渴侯開門  
納之尼馳還東廟大呼曰宗愛弑南安王大逆不道皇孫已登大  
位有詔宿衛之士皆還宮眾咸呼萬歲遂執宗愛賈周等勒兵而

入奉皇孫卽皇帝位登永安殿大赦改元興安

考異曰宋索隱傳燕以烏春時有武

略用以爲太子會燕死使嬖人宗愛立可博眞爲後宗愛博眞恐  
爲奔叶所危矯殺之而自立號年承平博眞懦弱不爲人所附  
見子浩字烏雷直勤素爲燕所愛燕王謂國人曰博眞非正不宜  
立直勤嫡孫應立耳乃殺博眞及宗愛而立浩爲主號年正平與  
後魏書不同又云在二殺愛周皆具五刑夷三族 西陽五水羣  
十八年皆宋書之誤也

蠻反

水經注薪水出江夏新縣北山水首受薪水枝津西流  
歷新山出嶺中故以此水爲五水薪水謂巴水薪水希水

赤亭火自淮汝至於江河咸被其患詔太尉中兵參軍沈慶之督

江豫荆雍四州兵討之魏以驃騎大將軍拓拔壽樂為太宰都

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長孫渴侯為尚書令加儀同三司十一月

壽樂渴侯坐爭權並賜死己卯日始出色赤如血外生身塊礪

不員癸未魏廣陽簡王建臨淮宣王譚皆卒甲申魏主澄母

閻氏卒

按北史魏主母姓郁久閻氏河東王毗之妹也

魏南安王余之立也以古弼為

司徒張黎為太尉及魏主立弼黎議不合旨黜為外都大官坐有

怨言且家人告其為巫蠱皆破誅弼性忠謹好讀書又善騎射立

朝侃侃有大臣之節黎為人清約公平甚著聲稱官尊祿厚而家

無餘財太宗深器其忠亮二人皆魏之名臣倉卒誅死人皆痛其

無辜千寅廕陵昭王紹卒魏追尊景穆太子為景穆皇帝皇

妣閭氏為恭皇后尊乳母常氏為保太后 隴西屠各王景文叛

魏署置王侯魏統萬鎮將南陽王惠壽外都大官于洛拔督四州

之眾討平之

四州秦雍河涼

徙其黨三千餘家於趙魏

此言戰國時趙魏大界

十

二月戊申魏葬恭皇后於金陵

魏世祖晚年佛禁稍弛民間往

往有私習者及魏主浚即位羣臣多請復之乙卯詔州郡縣氓居

之所各聽建佛圖一區民欲為沙門者聽出家大州五十人小州

四十人於是鄉所毀佛圖率皆修復

佛圖即浮屠或曰佛圖即佛寺

魏主親為沙

門師賢等五人下髮以師賢為道人統

道人統第宋之郡僧錄北人謂之僧總攝總書沙門

師賢本屬賓國王種人少入道東遊涼州掠平赴代罷佛法時師賢假為醫術還俗而守道不改於修復日即反沙門為道人統和

平初師賢卒曇曜代之更名沙門統

丁巳魏以樂陵王周怵為太尉南部尚書陸

驪為司徒鎮西將軍杜元寶為司空麗以迎立之功受心膺之寄

朝臣無出其右者賜爵平原王麗辭曰陛下國之正統當承基緒

效順奉迎臣子常職不敢憚天之功質義與叨同食也以干大賞再三不

受魏主鑒不許麗曰臣父奉事先朝忠勤著效今年逼桑榆願以

臣爵授之魏主曰朕為天下主豈不能使卿父子為二王耶戊午

進其父建業公侯爵為東平王考異曰魏紀曰戊申按下有丁巳下有癸亥不當中有戊申蓋戊午

字誤又命麗妻為妃復其子孫麗力辭不受魏主益嘉之以東安

公劉尼為尚書僕射西平公源賀為征北將軍並進爵為王魏主

班賜羣臣謂源賀曰卿任意取之賀辭曰南北未賓府庫不可虛

也固與之乃取戎馬一匹魏主之立也高允預其謀陸麗等皆父

重賞而不及允允終身不言甲子周恤坐事賜死時魏法深峻源

賀奏謀反之家男子十三以下本不預謀者宜免死沒官從之

江夏王義恭還朝辛未以義恭爲大將軍南徐州刺史錄尚書如  
故初魏入中原晉孝武帝太元二十一年魏伐燕至安帝隆安二年克中山始得中原用景初歷  
景初歷楊偉所造曹魏明帝景初元年行之世祖克沮渠氏得趙駿元始歷時人以爲  
密是歲始行之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二十六終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二十六

宋紀八

五

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二十七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宋紀九

止一年

太祖文皇帝下之下

已元嘉三十年

魏拓跋瀋興安二年

春正月乙亥朔會羣臣於太極前殿有

青黑氣從東南來覆映宮上

戊寅以南譙王義宣為司徒揚州

刺史

蕭道成等帥氐羌攻魏武都魏高平鎮將苟莫干將突騎

二千救之道成等引還南鄭

南鄭未梁南秦二州刺史治所

壬午以征北將軍

始興王浚為荊州刺史帝怒未解故潛久留京口既除荊州乃聽

入朝 戊子詔江州刺史武陵王駿統諸軍討西陽蠻軍於五洲  
水經注江水東逕江夏縣故城南縣故城在山之陽南對五洲江中有五洲相參故以爲名其地當在今黃州江州之間

嚴道育之亡命也上分遣使者搜捕甚急道育變服爲尼匿於

東宮又隨始興王濬至京口或出止民張昨家濬入朝復載還東

宮欲與俱往江陵丁巳上臨軒濬入受拜

受拜荊州刺史之命

是日有告道

育在張昨家者上遣掩捕得其二婢云道育隨征北還都

濬爲征北將軍

按稱之

上謂濬與太子劭已斥遣道育而聞其猶與往來惆悵愧駭

乃命京口送二婢須至檢覆乃治劭濬之罪潘淑妃抱濬泣曰汝

前祝詛事發猶冀能刻意思愆何意更藏嚴道育上怒甚我叩頭

乞恩不能解今何用生爲可送藥來當先自取盡不忍見汝禍敗

也濬奮衣起曰天下事尋自當判

判決也決意爲

願小寬憂戚必

就逆之事也

不上累 已未魏京兆王杜元寶坐謀反誅建甯王崇及其子濟  
南王麗皆爲元寶所引賜死 帝欲廢太子劭賜始興王濬死先  
與侍中王僧綽謀之使僧綽尋漢魏以來廢太子諸王典故送尙  
書僕射徐湛之及吏部尙書江湛送典故於二人也武陵王駿素無寵故  
屢出外藩不得留建康南平王鑠建平王宏皆爲帝所愛鑠妃江  
湛之妹隨王誕妃徐湛之之女也湛勸帝立鑠湛之意欲立誕僧  
綽曰建立之事仰由聖懷臣謂唯宜速斷不可稽緩當斷不斷反  
受其亂願以義割恩略小不忍不爾便應坦懷如初無煩疑論事  
機雖密易致宣廣不可使難生慮表取笑千載帝曰卿可謂能斷  
大事然此事至重不可不愍愍三思且彭城始亡人將謂我無復  
慈愛之道僧綽曰臣恐千載之後言陛下惟能裁弟不能裁兒帝

默然江湛同侍坐出閣謂僧綽曰卿向言將不太傷切直僧綽曰  
弟亦恨君不直鑠自壽陽入朝既至失旨帝欲立宏嫌其非次是  
以議久不決每夜與湛之屏人語或連日累夕常使湛之自秉燭  
繞壁檢行慮有竊聽者帝以其謀告潘淑妃淑妃以告潘淑妃馳報  
劭劭乃密與腹心隊主陳叔兒齊帥張超之等謀爲逆齊帥主書  
內使衛又  
掌湯沐燈燭  
汎掃結設初帝以宗室彊盛慮有內難特加東宮兵使與羽林  
相若事見一百二十  
三卷十六年至有貴甲萬人考異曰宋元凶劭傳云二十  
八年彗星入太微指帝座二  
十九年十一月霖雨連雪太陽罕曜三十年正月風雷且雷上憂  
有竊發輒加劭兵眾東宮實甲萬人按二十九年的潘淑妃事已  
發豈有因十二月及明年災興而更加發兵今從宋略劭性黯而剛猛帝深倚之及將作亂  
每夜饗將士或親自行酒王僧綽密以啟聞會嚴道育婢將至癸  
亥夜考異曰劭傳云二十一日夜按長歷是月甲  
辰朔宋略云癸亥夜乃二十一日也今從之劭詐爲帝詔云

魯秀謀反汝可平明守關帥眾入因使張超之等集素所畜養兵

士二千餘人皆被甲召內外幢隊主副豫加部勒云有所討夜呼

前中庶子右軍長史蕭斌蕭斌前嘗為太子中庶子而此時則為右軍長史也左衛率責淑

中舍人殷仲素左積弩將軍王正見晉武帝泰始四年罷張威勳威勳左右積弩將軍朱

齊之制東宮亦置左右積弩將軍竝入宮劭流涕謂曰主上信讒將見罪廢內省

無過不能受枉明旦當行大事左傳楚潘崇謂商臣曰能行大事乎對曰能遂以宮甲圍其父威王

而試之宰相與戮力因起徧拜之眾驚愕莫敢對淑斌皆曰自古無

此願加善思劭怒變色斌懼與眾俱曰當竭力奉令淑叱之曰卿

便謂殿下真有是耶殿下幼嘗患風或是疾動耳劭愈怒因問淑

曰事當克不明曰偏合而斜視也淑曰居不疑之地何患不克但恐既克之

後不為天地所容大禍亦旋至耳假有此謀猶將可息左右引淑

出曰此何事而云可罷乎淑還省還左衛率省也繞牀行至四更乃寢甲

子宮門未開劭以朱衣加戎服上乘畫輪車朱衣太子入朝之服晉志曰畫輪車駕牛

以探漆畫輪轂故名曰畫輪車上起四夾杖左右開四望條油轡

朱絲絡其上形制事事如轎其下猶如轎車耳太子法駕亦謂之

駕轎非法駕則乘畫輪車兩與淑斌共載衛從如常入朝之儀呼

袁淑甚急淑眠不起劭停車奉化門華化門東宮西門催之相續淑徐起

至車後劭使登車又辭不上劭命左右殺之守門開停留以候從門開曰守從

萬春門入萬春門臺城東門舊制東宮除仗不得入城言不得入城也劭以偽

詔示門衛曰受敕有所收討令後隊速來張超之等數十人馳入

雲龍門及齋閣拔刀徑上合殿帝其夜與徐湛之屏人語至旦燭

猶未滅門階戶席直衛兵尚寢未起帝見超之入舉几捍之五指

皆落遂弑之年四湛之驚起趣北戶未及開兵入殺之劭進至合

殿中閣間帝已殂出坐東堂蕭斌執刀侍直呼中書舍人顧徽

震懼不時出既至問曰欲其見廢何不早啟徽未及答卽於前斬

之江湛直上省

侍中省有上省下省上省在禁中湛時爲侍中入直上省

聞諠譟聲歎曰不用

王僧綽言以至於此乃匿傍小屋中劭遣兵就殺之宿衛舊將羅

訓徐罕皆望風屈附

南史上天與傳作徐罕

左細仗主廣威將軍吳興十天

與

宋宿衛之官有細仗主等

不暇被甲執刀持弓疾呼左右出戰徐罕

曰殿下入汝欲何爲天與罵曰殿下常來云何於今乃作此語只

汝是賊手射劭於東堂幾中之劭驚擊之斷臂而死隊將張泓之

朱道欽陳滿與天與俱戰死左衛將軍尹宏惶怖通啟求受處分

劭使人從東閣入殺潘淑妃及帝親信左右數十人急召始興王

濬使帥眾屯中堂濬時在西州

濬自京口入府舍人朱纘瑜

府舍人者

藩府之舍人也奔告潛曰臺內喧譟宮門皆閉道上傳太子反未測禍變所至潛陽驚曰今當奈何瀛瑜勸入據石頭潛未得劭信不知事之濟不騷擾不知所爲將軍王慶曰今宮內有變未知主上安危凡在臣子當投袂赴難憑城自守非臣節也潛不聽乃從南門出徑向石頭文武從者千餘人時南平王鑠戍石頭兵士亦千餘人俄而劭遣張超之馳馬召潛潛屏人問狀卽戎服乘馬而去朱陵瑜固止潛潛不從出中門王慶又諫曰太子叛逆天下怨憤明公但當堅閉城門坐食積粟不過三日凶黨自離公情事如此今豈宜去潛曰皇太子令敢有復言者斬旣入見劭劭曰潘淑妃遂爲亂兵所害潛曰此是下情由來所願劭詐以帝詔召大將軍義恭尙書令何尚之入拘於內

內謂臺內

并召百官至者纔數十人劭遂卽

位下詔曰徐湛之江湛弑逆無狀吾勒兵入殿已無所及號惋崩

鮒肝心破裂今罪人斯得元凶克殄可大赦改元太初卽位畢亟

稱疾還永福省

永福省太子所居也在禁中

不敢臨喪以白刃自守夜則列燈

以防左右以蕭斌爲尙書僕射領軍將軍以何尙之爲司空前右

衛率檀和之戍石頭征虜將軍營道侯義基鎮京口義基義慶之

弟也乙丑悉收先給諸王及諸處兵仗還武庫殺江徐親黨尙書

左丞荀赤松右丞臧凝之等凝之凝之孫也以殷仲素爲黃門侍

郎王正見爲左軍將軍張超之陳叔兒皆拜官賞賜有差輔國將

軍營秀在建康劭謂秀曰徐湛之常欲相危

事見上卷

我已爲卿

除之矣使秀與屯騎校尉龐秀之對掌軍除劭不知王僧綽之謀

以僧綽爲吏部尙書司徒左長史何偃爲侍中武陵王駿屯五洲

沈慶之自巴水來咨受軍略

水經巴水出鹽江縣之巴山南歷蠻中又南流注于江今謂之巴河

在蘇州界源出板石山

三月乙亥與餞董元嗣自建康至五洲具言太子弑

逆駿使元嗣以告僚佐沈慶之密謂腹心曰蕭斌婦人其餘將帥

皆易與耳東宮同惡不過三十人此外庸逼

謂魯秀麋秀之等

必不為用

今輔順討逆不憂不濟也帝性仁厚恭儉勤於為政守禮而不峻

容物而不弛百官皆久於其職守宰以大恭為斷吏不苟免民有

所係三十年間四境之內晏安無事戶口蕃息出租供徭止於歲

賦晨出暮歸自事而已閭閻之間誦誦相聞士敦操尚鄉恥輕薄

江左風俗於斯為美後之言政治者皆稱元嘉焉 壬午魏主澄

尊係太后為皇太后追贈祖考官爵兄弟皆如外戚 太子劭分

浙東五郡為會州

以會稽名州也

省揚州立司隸校尉

浙東五郡本屬揚州又改

楊州爲司隸校尉以統京議欲做魏晉都洛舊制以其妃叔父殷冲爲司隸校尉冲融之

曾孫也殷融見九十四卷以大將軍義恭爲大保荊州刺史南譙

王義宣爲太尉始興王濬爲驃騎將軍雍州刺史臧質爲丹楊尹

會稽太守隨王誕爲會州刺史劭料檢文帝巾箱巾箱所以藏要密文書使於尋

及江湛家書疏得王僧綽所啟饗士并前代故事甲申收僧綽

殺之僧綽弟僧虔爲司徒左西屬左西屬左西曹屬也舊制司徒府有東西曹曹有掾有屬宋於

西曹又所親咸勸之逃僧虔泣曰吾兄奉國以忠貞撫我以慈愛

今日之事苦不見及耳若得同歸九泉猶羽化也劭因誣北第諸

王侯云與僧綽謀反諸王侯列第於臺城北故曰北第此皆穆武子孫也殺長沙悼王瑾瑾

弟臨川哀王燮臨川王義慶本長沙王道憐之子別臨川王道規今燮又以長沙王瑾弟嗣義慶桂陽孝

侯覬新渝懷侯玠新渝當作新喻焉玠曰劭傳作球今從長沙王追懷傳皆劭所惡也瑾義

欣之子燿義慶之子玠義慶之子弟也劭密與沈慶之手書令殺武陵王駿慶之求見王王懼辭以疾慶之突入以劭書示王王泣求入內與母訣慶之曰下官受先帝厚恩常願報德今日之事惟力是視殿下何見疑之深王起再拜曰家國安危皆在將軍慶之即命內外勒兵府主簿顏竣曰今四方未知義師之舉而劭據有天府天府謂建康若首尾不相應首謂武陵王凡謂諸方征鎮此危道也宜待諸鎮協謀然後舉之慶之厲聲曰今舉大事而黃頭小兒皆得參預何得不敗宜斬以徇王令竣拜謝慶之慶之曰君但當知繕札事耳於是專委慶之處分旬日之間內外整辦人以爲神兵竣延之子也庚寅武陵王戒嚴誓眾以沈慶之領府司馬襄陽太守柳元景隨郡太守宗慤爲諮議參軍領中兵江夏內史朱修之行平

東將軍記室參軍顏竣為諮議參軍領錄事兼總內外

魏元景宗怒以諮議

參軍領中兵參軍以前舉之任命二人也

參軍領中兵參軍以前舉之任命二人也

軍劉延孫為長史尋陽太守行留府事延孫道產之子也南譙王

義宣及臧質皆不受勅命與司州刺史魯爽同舉兵以應駿義宣

使長史張暢警師暢哀容俯仰陰暎當時舉哀畢改服著黃袴褶

出射堂簡人音姿容止莫不矚目皆願為致命質喪俱詣江陵見

義宣且遣使勸進於王辛卯臧質子敦等在建康者聞質舉兵

皆逃亡

考異曰宋書庚申武陵王戒嚴辛亥賊敦逃案長歷是月甲戌朔無庚申辛亥又宋略上有甲申下有癸巳此必庚

寅辛卯字誤也宋書敦作敦今從之勅欲相慰悅下詔曰臧質國戚勳臣

臧質高祖敬皇后之

姪故曰國戚有邊功故曰勳臣方冀贊京輦而子弟波逆良可怪歎可遣宣譬令

還咸復本位劭尋錄得敦使大將軍義恭行訓杖三十厚給賜之

癸巳劄葬帝於長甯陵諡曰景皇帝廟號中宗 乙未武陵王

駿發西陽丁酉至尋陽庚子王命顏竣移檄四方

考異曰宋略移檄亦在庚申日

案謝莊傳曰奉三月二十七日

日徽然則發檄在庚子日也使共討劄州郡承檄翕然響應駿少

機穎神明爽發為徐州刺史鎮彭城時魏使尚書李孝伯至駿遣

長史張暢與語而駿改服觀之孝伯目駿不輟及歸謂人曰張侯

側有人風骨視瞻非常士也及是帥眾入討建牙于軍門是時多

不悉舊儀有一翁斑白自稱少從武帝征伐頗悉其事因使指麾

事畢忽失所在自冬至春常東北風連陰不霽其日立牙之後風

轉而西南景色開霽有紫雲二陰于牙上 南譙王義宣遣賊質

引兵詣尋陽與武陵王駿同下雷魯爽於江陵劄以兗冀二州刺

史蕭思話為徐兗二州刺史北張永為青州刺史思話自歷城引

部曲還彭城起兵以應尋陽建武將軍庾護之在歷城亦帥所領

赴之南譙王義宣板張永爲冀州刺史永遣司馬崔勳之等將兵

赴義宣義宣慮蕭思話與永不釋前憾思話繫張永於獄事見上卷上年自爲書

與思話使長史張暢爲書與永勸使相與坦懷隨王誕將受勅命

參軍事沈正說司馬顧琛曰國家此禍開闢未聞今以江東驥銳

之眾此江東謂浙江之東也唱大義於天下其誰不響應豈可使殿下北面

兇逆受其僞寵乎琛曰江東忘戰日久王不得兵雖順逆不同然

疆弱亦異當須四方有義舉者然後應之不爲晚也正曰天下未

嘗有無父無君之國甯可自安讐恥而責義於餘方乎今正以弑

逆冤酷義不共戴天舉兵之口豈求必全邪焉衍有言大漢之貴

臣將不如荆齊之賤士乎此蓋馮衍責田邑之言荆齊之賤士謂申包胥赴秦求救以存荆王孫賈救渚

舊以況殿下義兼臣子事實國家者哉琛乃與正其入說誕誕從

之正田子之兄子也劭自謂素習武事語朝士曰卿等但助我理

文書勿措意戎旅若有寇難吾自當之但恐賊虜不敢動耳及聞

四方兵起始憂懼戒嚴悉召下番將吏

宿衛分上下番更休迭代今悉召下番將吏以自備

更不遷淮南居民於北岸

淮南岸常新亭石頭東路北岸即舊城遷淮南居民於北岸欲阻淮以自固

盡聚諸王及大臣於城內

防其出奔也

移江夏王義恭處尙書下舍分

義恭諸子處侍中下省夏四月癸卯朔柳元景統留朔將軍薛安

都等十二軍發淝口司空中兵參軍徐道寶以荊州之眾繼之丁

未武陵王發尋陽沈慶之總中軍以從 劭立妃殷氏爲皇后

庚戌武陵王檄書至建康劭以示太常顏延之問曰此誰筆也延

之曰竣之筆也又問何以知之延之曰竣筆體臣不容不識劭曰

言辭何至於是延之曰峻尚不顧老臣安能顧陛下劬怒稍解悉  
拘武陵王子於侍中下省南譙王義宣子於太倉空舍劬欲盡殺  
三鎮士民家口三鎮謂江東荆湘江江夏王義恭何向之皆曰凡舉大事者不  
顧家且多是驅迫今忽誅其家累正足堅彼意耳劬以爲然乃下  
書一無所問劬疑朝廷舊臣皆不爲己用乃厚撫魯秀及右軍參  
軍王羅漢悉以軍事委之以蕭斌爲謀主殷仲掌文符蕭斌勸劬  
勸水軍自上決戰不爾則保據梁山今太平州當塗縣西南三十里有天門山亦曰蛾眉山兩  
山夾大江對峙東曰江夏王義恭以南軍倉猝船舫陋小不利水  
戰江水東流至武昌以下漸漸向北流蓋南紀諸山所迫坡施之  
戰勢漸使之然也至於江南江流愈北建康當下流都會望尋陽  
武昌皆直南望歷陽壽陽皆直西故建康謂歷陽皖城以西皆曰  
江西而江西亦謂建康爲江東建康謂采石爲南州京口爲北府  
皆地勢然也江夏王義恭在乃進策曰賊駿小年未習軍旅遠來  
建康以義師爲南軍卽此義

疲弊宜以逸待之今遠出梁山則京都空弱東軍乘虛或能為患

東軍謂會稽諸王遣之兵也

若分力兩赴則兵散勢離不如養銳待期坐而觀

置割棄兩岸柵斷石頭此先朝舊法

先朝舊法謂晉明帝拒王含及武帝拒盧循時用兵之法

不憂賊不破也勸善之斌厲聲曰南中郎二十年少能建如此大

事豈復可量

時武陵王駿為南中郎將江州刺史故稱之武陵王時年二十四

三方同惡勢據上

三方謂荆湘江

沈慶之甚練軍事柳元景宗惡慶嘗立功形勢如此實

非小敵唯宜及人情未離尚可決力一戰端坐臺城何由得久今

主相咸無戰意豈非天也勸不聽或勸勸係石頭城勸曰昔人所

以固石頭城者侯諸侯勤王耳我若守此誰當見救唯應力戰決

之不然不克日日出行軍慰勞將士親督都水治船艦

都水漢官處處

有之前漢屬水衡都尉後漢屬少府其後分屬郡國晉屬大司農

王子焚淮南岸室屋淮南內船舫

悉驅民家度水北復有司奏立子偉之爲皇太子以始興王濬妃

父褚湛之爲丹楊尹湛之之子也濬爲侍中中書監司徒錄

尚書六條事加南平王鑠開府儀同三司以南兗州刺史建平王

宏爲江州刺史太尉司馬龐秀之自石頭先取南奔人情由是大

震以營道侯義基爲湘州刺史檀和之爲雍州刺史癸丑武陵王

軍於鵲頭

鵲頭在宣城郡界左傳楚以諸侯伐吳敗之於鵲岸唐志宣州市陵縣有鵲頭鎮兵蓋其地在鵲洲之頭

宣城太守王僧達得武陵王檄未知所從客說之曰方今鸞逆滔

天古今未有爲君計莫若承義師之檄移告傍郡使工言之士明

示禍福苟在有心誰不響應此上策也如其不能可躬帥向義之

徒詳擇水陸之便致身南歸亦其次也僧達乃自候道南奔

候道

邊上警急之道也今沿路列置烽臺者即候道

逢武陵王於鵲頭王卽以爲長史僧達宏

之子也王初發尋陽沈慶之謂人曰王僧達必來赴義人問其故慶之曰吾見其在先帝前論議開張意向明決以此言之其至必也柳元景以舟艦不堅憚於水戰乃倍道兼行丙辰至江甯步上江甯縣臨江州晉咸和之後以江外無事於南浦置江甯縣宋白曰江甯縣本秣陵之地晉置江甯縣在今縣南七十里故城存焉隋開皇十年移于治城裴宋白所謂今縣乃天祐十四年楊氏所置縣也使薛安都帥鐵騎躍兵於淮素淮之上也移書朝士爲陳逆順劭加吳興太守汝南周嶠冠軍將軍隨王誕檄亦至嶠素恒怙回惑不知所從府司馬邱珍孫段之舉郡應誕戊午武陵王至南洲降者相屬己未軍於溧洲王自發尋陽有疾不能見將佐唯顏竣出入臥內擁王於膝親視起居疾屢危篤不任咨稟竣皆專決軍政之外閒以文教書檄應接遐邇昏曉臨哭若出一人如是累旬自舟中甲士亦不知王之危疾也

癸亥柳元景潛至新亭依山爲壘

考異曰朱略云壬戌元景大新林依山爲壘按本紀癸亥元景

至新亭元景傳元景至新亭

經日劭乃水陸出軍今從之新降者皆勸元景速進元景曰不然

理順難恃同惡相濟輕進無防實啟寇心元景營未立劭龍驤將

軍詹叔兒覘知之勸劭出戰劭不許中子劭使蕭斌統步軍褚湛

之統水軍與魯秀王羅漢劉簡之精兵合萬人攻新亭壘劭自登

朱雀門督戰元景箇令軍中曰鼓繁氣易衰叫數力易竭

宿令者先未戰

之日而但銜枚疾戰一聽吾鼓聲劭將士懷劭重賞皆殊死戰元

景水陸受敵意氣彌彊麾下勇士悉遣出關左右唯留數人宣傳

劭兵勢垂克魯秀擊退鼓劭眾遽止元景乃開壘鼓譟以乘之劭

眾大潰墜淮死者甚多劭更帥餘眾自來攻壘元景復大破之所

殺傷過於前戰士卒爭赴死馬溷澗爲之溢劭手斬退者不能禁

劉簡之死蕭斌被創劬僅以身免走還宮魯秀褚湛之檀和之皆南奔丙寅武陵王至江甯丁卯江夏王義恭單騎南奔劬殺義恭十二子劬浴憂迫無計以輦迎蔣侯神像置宮中稽顙乞恩拜爲大司馬封鍾山王蔣侯蔣子文也廟食鍾山吳孫氏以其祖諱鮮改曰蔣山拜蘇侯神爲驛騎將軍據齊書崔祖思傳蘇侯神即蘇峻以潛爲南徐州刺史與南平王鐸並錄尙書事戊辰武陵王軍於新亭大將軍義恭上表勸進散騎侍郎徐爰在殿中誑劬云自追義恭遂歸武陵王時王軍府草創不曉朝章爰素所諳練乃以爰兼太常丞換卽位儀注己巳王卽皇帝位大赦文武賜爵一等從軍者二等改諡大行皇帝曰文廟號太祖以大將軍義恭爲太尉錄尙書六條事南徐州刺史是日劬亦臨軒冊拜太子偉之下詔大赦唯劉駿義恭義宣誕不在原例庚壬

以南譙王義宣爲中書監丞相錄尚書六條事楊州刺史隨王詠  
爲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刺史臧質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江州刺史沈慶之爲領軍將軍蕭思話爲尚書左僕射王申  
以王僧達爲右僕射柳元景爲侍中左衛將軍宗慤爲右衛將軍  
張暢爲吏部尚書劉延孫顏竣並爲侍中五月癸酉臧質以雍  
州兵二萬至新亭豫州刺史劉遵考其將夏侯獻之遣帥步騎五  
千軍於瓜步先是帝遣甯朔將軍顧彬之將兵東入受隨王誕節  
度誕遣參軍劉季之將兵與彬之俱向建康誕自頓西陵爲之後  
繼西陵今紹興府蕭山縣西與鎮是也其地西臨浙江吳越子錢鏐以陵非吉語改曰西興劭遣殿中將軍燕  
欽等拒之相遇於曲阿之奔牛塘今常州武進縣有奔牛鎮及奔牛塘故老相傳云古有金牛奔  
此因以欽等大敗劭於是緣淮樹柵以自守又決破岡方山埭以

絕東軍

破岡在晉陵郡延陵縣西北亦有隄

時男丁既盡召婦女供役甲戌魯秀等

募勇士攻大航克之

大航卽朱雀航

王羅漢聞官軍已度卽放仗降緣渚

幢隊以次奔散器仗鼓蓋充塞路衢是夜劭閉守六門於門內鑿  
塹立柵城中沸亂丹楊尹尹宏等文武將吏爭踰城出降劭燒輦  
及袞冕服於宮庭蕭斌宣令所統使皆解甲自石頭戴白幡來降  
詔斬斌於軍門濬勸劭載寶貨逃入海劭以人情離散不果行乙  
亥輔國將軍朱修之克東府丙子諸軍克臺城各由諸門入會於  
殿庭獲王正見斬之張超之走至合殿御牀之所爲軍士所殺刳  
腸剖心諸將縛其肉生噉之建平侯七王號哭俱出劭穿西垣入  
武庫井中隊副高禽執之劭曰天子何在禽曰近在新亭主殿前  
臧質見之慟哭劭曰天地所不覆載丈人何爲見哭質因詰其逆

狀劭曰先朝當見枉廢不能作獄中囚問計於蕭斌見勸如此又謂質曰可得爲敢乞遠徙不質曰主上近在航南自富有處分縛劭於馬上防送軍門江夏王義恭與諸王皆共臨視義恭詰劭曰我背逆歸順有何大罪頓殺我家十二兒劭曰殺諸弟此事負阿父江湛妻庾氏乘車罵之龐秀之亦加誚讓劭厲聲曰汝輩復何煩爾時不見傳國璽以問劭劭曰在殿道育處就取得之斬劭及四子於京下濟帥左右數十人挾南平王鑠南走遇江夏王義恭於越城濟下馬曰南中郎今何所作義恭曰上已君臨萬國又曰虎頭來得無晚乎義恭曰殊當恨晚又曰故當不死邪義恭曰可詣行闕請罪又曰未審能賜一職自效不義恭又曰此未可量勸與俱歸於道斬之及其三子劭濟父子首並梟於大航暴尸於市

劭妃殷氏及劭濬諸女妾媵皆賜死於獄。汙緒劭所居齋。殷氏且死。謂獄丞江恪曰：「汝家骨肉相殘。何以枉殺無罪人？」恪曰：「受拜皇后。非罪。而何殷氏曰：『此權時耳。當以鸚鵡爲后。』褚湛之之南奔也。濬卽與褚妃離絕。故免於誅。嚴道育王鸚鵡竝都街。鞭殺焚尸。揚灰於江。殷冲尹宏王羅漢及諸同謀者皆伏誅。淮南太守沈璞少爲文帝所奇。及濬爲楊州刺史。特簡璞爲濬主簿。璞在任數年。神州大甯。濬亦得免。謗譏濬年旣漸長。璞固求辭事。乃轉守淮南。帝忌璞爲濬舊屬。託書奉迎之。晚收而殺之。庚辰解嚴。辛巳帝如東府。百官請罪詔釋之。甲申尊帝母路淑媛爲皇太后。太后升楊人也。乙酉立妃王氏爲皇后。后父偃導之元孫也。戊子以柳元景爲雍州刺史。辛卯追贈袁淑爲太尉。諡忠憲。公徐湛之爲司空。諡忠

烈公江湛爲開府儀同三司諡忠簡公王僧綽爲金紫光祿大夫

諡簡侯壬辰以太尉義恭爲揚南徐二州刺史進位太傅領大司

馬初劭以尙書令何尙之爲司空領尙書令子征北長史偃爲侍

中父子竝居權要及劭敗尙之左右皆散自洗黃閣舊制三公聽事道黃閣五

代志三公府三門當中開黃閣設內屏肅誌自洗躬親洗掃也洗與洒同殷冲等既誅人爲之寒心帝

以尙之偃素有令譽且居劭朝用智將迎時有全脫所謂全脫者活三鎮士民

家故特免之復以尙之爲尙書令偃爲大司馬長史位遇無改甲

子帝謁初甯長甯陵追贈上天與益州刺史諡壯侯與袁淑等四

家長給稟祿上天與袁淑徐張泓之家張泓之等各贈郡守戊戌以南平王

鑠爲司空建平王宏爲尙書左僕射蕭思話爲中書令丹楊尹六

月丙午帝還宮初帝之討西陽蠻也賊質使柳元景將兵會之

及質起兵秋奉南譙王義宣爲主潛使元景帥所領西還元景卽以質書呈帝語其信曰賊冠軍當是未知殿下義舉耳方應伐逆不容西還質以此恨之及元景爲雍州質慮其爲荆江後患建議元景當爲爪牙不宜遠出帝重違其言戊申以元景爲護軍將軍領石頭戍事己酉以司州刺史魯爽爲南豫州刺史庚戌以衛軍司馬徐遺寶爲兗州刺史庚申詔有司論功行賞封顏竣等爲公侯辛未徙南譙王義宣爲南郡王隨王誕爲竟陵王立義宣次子宣陽侯愷爲南譙王閏月壬申以領軍將軍沈慶之爲南兗州刺史鎮盱眙癸酉以柳元景爲領軍將軍乙亥魏太皇太后赫連氏殂丞相義宣固辭內任及子愷王爵甲午更以義宣爲荆湘二州刺史愷爲宣陽縣王將佐以下竝加賞秩以竟陵

王誕爲楊州刺史 秋七月辛丑朔日有食之甲寅詔求直言辛

酉詔省細作并尙方彫文塗飾貴戚競利悉皆禁絕

宋有細作署令大明四年

改爲左右御府令

中軍錄事參軍周朗上疏曰昔仲尼有言治天下若竄

諸掌豈徒言哉方策之政思舉在人蓋當世之君不爲之耳況乃  
運鍾澆慕世膺亂餘重以宮廟造不更之酷江服被未有之痛千  
里連死萬井共泣而秦漢餘弊尙行於今魏晉遺謬猶布於民而  
望國之治也安可得哉凡古之爲治者教之而已今欲爲教宜三  
才五家選一長百家置一師男子十三至十七皆令學經十八至  
二十盡使修武官長皆月至學所以課其能習經者五年有立則  
言之司徒用武者三年善藝亦升之司馬若七年而經不明五年  
而勇不達則更求其善政置謀迹其心術行履復不足取者雖公

卿子孫長歸農畝終身不得爲吏又農桑者實民之命爲國之本  
若欲重之空田非膠水皆播麥菽地堪滋養悉藝苧麻蔭巷綠藩  
必樹桑柘列庭接宇惟植竹栗善其事者有司加賞若田在草闢  
木物不植則撻之而伐其餘樹在所以次坐之又取稅之法立計  
人爲輸不應以貲云何使富者不盡貧者不竭乃令桑長一尺圍  
以爲價田進一畝度以爲錢屋不得瓦皆責貲實民以此故樹不  
敢種土畏妄墾棟焚榱露不敢加泥豈有剝善害民禁衣惡食若  
此者哉凡爲國者不患威之不立患恩之不下不患土之不廣患  
民之不育自華夷爭殺戎夏競威破國則積屍竟邑屠將則覆軍  
滿野海內遺生蓋不餘半重以急政嚴刑天災歲疫貧者但供吏  
死者弗望埋鰥居有不願娶生子每不敢舉又成淹徂久妻老嗣

絕及淫奔所及皆復不收是殺人之日有數途生人之歲無一理不知復百年閒將盡以草木爲世邪此最是驚心悲魂慟哭太息者今宜家寬其役戶減其稅女子十五不嫁家人坐之時雉可以聘妻妾大布可以事舅姑若待足而行則有司加糾凡宮中女隸必擇不復字者庶家內役皆令各有所配要使天下不得有終獨之生無子之老所謂十年存育十年教訓如此則二十年閒長戶勝兵必數倍矣又亡者亂郊僅人盈甸皆是不爲其存計而任之遷流故饑寒一至慈母不能保其子欲其不爲寇盜豈可得邪且草樹旣死皮葉皆枯是其梁肉盡矣冰霜已厚苫蓋難資是其衣裘敗矣比至陽春生其餘幾今自江以南在所皆穰有食之處須官輿役宜募遠近能食五十口一年者賞爵一級不過千家近食

十萬口矣使其父食者悉令就佃淮南多其長帥給其糧種凡公

私游手歲發佐農令隄湖盡修原陸竝起仍量家立社計地設閭

檢其出入督其游惰須待大熟可移之復舊淮以北悉使南過江

東旅客盡令西歸故毒之在體必割其緩處函渭靈區間爲荒窟

伊洛神基蔚成茂草應下泗閒何足獨繼下謂歷城泗水間謂彭城湖陸議者必

以爲胡衰不足避而不知我之病甚於胡矣今空守孤城徒費財

役亦行見淮北必非境服有矣使虜但發輕騎三千更互出入春

來犯麥秋至侵禾水陸漕輸居然復絕虜騎至則江南之人不敢至彭泗水陸漕輸絕矣

於賊不勞而邊已困不至二年卒散民盡可蹠足而待也且夫戰

守之法當恃人之不敢攻頃年兵之所以敗皆反此也今人知不

以羊追狼蟹捕鼠而令重車弱卒與肥馬悍胡相逐其不能濟固

宜矣漢之中年能事胡者以馬多也胡之後服漢者亦以馬少也  
今宜募天下使養馬一匹者獨一人役三匹者除一人爲吏自此  
以進階賞有差邊亭微驛一無發動又將者將求其死也自能執  
干戈幸而不亡筋力盡於戎役其望上者固已深矣重有澄風掃  
蕩之勦驅波濤塵之力此所自矜尤復爲甚近所功賞人知其濃  
然頗謬虛實怨怒實熒垂臂而反脣者往往爲部緡語而呼望者  
處處成羣凡武人憲氣特易崩沮設一旦有變則向之怨者皆我  
敵也今安國財與之其竭府粟與之同罄去者應遣濃加寵爵老  
至而罷賞延於嗣又緣淮城壘皆宜興復使烽鼓相達兵食相連  
若邊民請師皆宜其許遠夷貢至止於報荅語以國家之未暇示  
以何事而非君須內教既立徐料寇形辨騎卒四十萬而國中不

援取穀支二十歲而遠邑不驚然後越淮窮河跨隴出漠亦何適而不可又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漢氏節其臣則可矣薄其子則亂也云何使衰其之容盡鳴號之音息夫佩玉啟旒深情弗忍冕珠視朝不亦甚乎凡瘞有變於古而刻於情則莫能順焉至乎收於禮而安於身必遽而奉之荷乃厚於惡薄於善與今陛下以大孝始基宐反斯謬又舉天下以奉一君何患不給一體炫金不及百兩炫金今之一銷金是也一歲美衣不過數襲而必收寶連橫集服累笥目豈常視身未時親是橫帶寶笥著衣也何廉蠶之劇惑鄙之甚邪逮至婢豎皆無定科一婢之身重婢以使一豎之家列豎以役民金皮繡漿酒醢肉者故不可勝紀至有列戟以游遨飾兵以驅叱不亦重甚哉且細作始并以爲儉節而市造華怪卽傳於民如此

則選也非罷也凡厥庶民制度日侈商販之室飾等王侯傭賣之  
身製均妃后凡一袖之大足斷爲兩一裙之長可分爲二見車馬  
不辨貴賤視冠服不知尊卑尙方今造一物小民明已瞬眴瞬與同  
官中朝製一衣庶家晚已裁學侈麗之源實先官閭又設官者將  
以燮天平氣贊地成功防姦禦難治煩理劇宜官稱事立人稱官  
置無空樹散位繁進冗人常使德厚者位尊位尊者祿重能薄者  
官賤官賤者秩輕纓冕紱佩稱官以服車騎容衛當職以施又寄  
土州郡宜通廢罷替地民戶應更置立豈吳邦而有徐邑揚境而  
宅克民上淆辰紀下亂畿甸其地如朱方者不宜置州土如江都  
者應更建邑又民少者易理君近者易歸凡吏皆宜每詳其能每  
厚其秩爲縣不得復用恩家之貧言法家貧者許乞郡想宋猶沿其風爲郡不得復

遷勢族之老又王侯識未堪務不應彊仕

此體仕謂置之使仕也

須合冠而

啟封能政而議盛且帝子未官人誰謂賤但宜詳置賓友茂擇正

人亦何必列長史參軍別駕從事然後爲貴哉又世有先後業有

難易明帝能令其兒不匹光武之子馬貴人能使其家不比陰后

之族盛矣哉此於後世不可忘也至當興抑碎首之忿陞殿延辟

戟之威此亦復不可忘也內外之政實不可雜若妃主爲人請官

者其人宜終身不得爲官若請罪者亦終身不得赦罪凡天下所

須者才而才誠難知也有深居而言寡則蘊學而無由知有舉處

而事隔則懷奇而無由進或復見忌於親故或亦遭說於貴黨其

欲致車右而動御席語天下而辯治亂焉可得哉漫言舉賢則斯

人固未得矣宜使世之所稱通經達史辨詞精數者使獵纓危膝

博求其用降情以誘之卑身以安之動其精神發其意氣語之所  
至意之所執不過數四聞不亦盡可知哉若忠孝廉清之比端正  
惇柔之倫難以檢格立不可須臾定宜使鄉部求其行守宰察其  
能然後處其職宜定其位用如此固應慙鄙盡捐賢明悉舉矣又  
俗好以毀沈人不察其所以致毀以譽進人不察其所以致譽毀  
徒皆鄙則宜擢其毀者譽黨悉庸則宜退其譽者如此則毀譽不  
妄善惡分矣又既謂之才則不宜以階級限不應以年齒齊凡貴  
者好疑人少不知其少於人矣老者亦聾人少不知其不及少矣  
自釋氏流教其來有源淵檢精則固亦深矣舒引容潤既亦廣矣  
然習慧者日替其修束戒者月繁其過遂至靡散錦帛侈飾車從  
復假相醫術託雜卜數延姝滿室置酒浹堂寄夫託妻者不無殺

子乞兒者繼有而猶倚靈假像背親傲君是乃外刑之所不容戮  
內教之所不悔罪而橫天地之間莫不糾察人不得然豈其鬼與  
今宜申嚴佛律俾重國令其疵惡顯著悉皆罷遣若應更度者則  
令先習義行本其神心必能草腐人天竦精以往者雖侯王家子  
亦不宜拘凡鬼道惑眾妖巫破俗觸本而言怪者不可數寓采而  
稱神者非可算是亂不誅爲害未息凡一苑始立一神初興淫風  
輒以之而甚今修隄以北置園百里峻山以右居靈十房糜財敗  
俗其可稱限又鍼藥之術世寡復修診脈之技人鮮能達民因是  
益徵於鬼棄醫尋巫耗惑不反死天復半今太醫之術宜男女習  
教在所遣使受業如此固當愈于媚神之愚微正湊理之敝矣凡  
無世不有言事無時不有下令然升平不至昏危相繼何哉設令

之本非實故也又患言不出於謀臣事不便於貴黨輕者抵訾呵  
駭重者死壓窮橫故西京有方調之誅東都有黨錮之戮陛下若  
欲申常令循末典則羣臣在焉若欲改舊章興王道則微臣存矣  
書奏忤旨自解去職侍中謝莊上言詔云貴戚競利悉皆禁絕此  
實允愜民聽若有犯違則應依制裁糾若廢濫申恩便爲明詔既  
下而謗實乖爽也臣愚謂大臣在祿位者尤不宜與民爭利不審  
可得在此詔不莊宏微之子朗嶠之弟也初太祖始限年三十  
而仕郡縣六周乃選代至是皆易之仕者不拘長少郡縣以三周  
爲滿宋之善政於是乎衰 乙丑魏濮陽王閭若文征西大將軍  
承昌王仁皆坐謀叛仁賜死於長安若文伏誅 南平穆王鑠素  
負才能意常輕上又爲太子劾所任出降最晚上潛使人毒之已

已錄卒贈司徒以商臣之謚諡之

楚世子商臣弑君父自立卒後諡曰穆

南海太

守蕭簡據廣州反簡斌之弟也詔新南海太守南昌鄧琬

考異曰蕭簡傳

作劉琬今從本紀

始興太守沈濩系討之濩系慶之之從弟也簡誑其眾

曰臺中是賊叻所遣眾信之為之固守琬先至止為一攻道濩系

至曰宜四面並攻若守一道何時可拔琬不從濩系曰更相申五

十日

申容也又後為之期日申

日盡又不克乃從之八道俱攻一日即破之九

月丁卯斬簡廣州平濩系封府庫付琬而還 冬十一月丙午以

左軍將軍魯秀為司州刺史 辛酉魏主濬如信都中山 十二

月癸未以將置東宮省太子率更令等官中庶子等各減舊員之

半

晉制東宮中庶子四人中舍人四人庶子四人舍人十六人洗馬八人

甲午魏主濬還平城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二十七終